

《千金方》麻黄与桂枝相伍探析

□ 陈华章

(江西省乐安县中医院 江西 乐安 344300)

关键词 千金方 麻黄 桂枝 配伍

唐·孙思邈《千金方》，又名《备急千金要方》。该书根植于《伤寒杂病论》，但大大充实和丰富了《伤寒杂病论》的临床内容，实用价值为历代医家所推崇。其用药配伍奇巧，超脱常规，不拘成法，自成一家。书中麻黄与桂枝相伍的方剂达 99 首，尤其在“诸风”、“风毒脚气”篇中占相当比例。这对启迪后人，拓展临床用药思路，大有裨益。兹不揣简陋，作一探析。

1 独擅中风

《千金方》中的“诸风”篇共有 110 首方，其中麻黄桂枝配对的方剂 33 首。其内容主治“中风”，包括偏枯、贼风、风痺、风懿、角弓反张、风痺。病症的共同特点为偏瘫失语、手足不遂、关节疼痛，

或神昏志乱等，包括现在的“中脏腑”、“中经络”。为脏腑失调，络脉空虚，风邪入中，气血痰浊阻滞经脉，神明失养所致。故其治疗均可选用祛风邪、通窍络、利关节力量峻猛的麻黄、桂枝。再根据病程的长短、病情的轻重、体质的强弱、气血的虚盈加减用药。如“诸风”一节用了九首续命方，即三首小续命汤，三首大续命汤，一首大续命散，一首续命散，一首西州续命汤。其治疗主症相同，但兼症有别，主药相同，配伍各异。如三首大续命汤均由麻黄、桂枝、川芎、当归为主药组成，以治中风偏瘫失语。若为产妇、老小，则加人参顾护正气；四肢垂曳危重者加附子、葛根温阳升清；若病程长、病势缓、兼症多的用散剂或酒剂缓慢调治，可见其辨证用药之严谨讲

究。此外，他治疗疾病非常注意服药后病情的反应，如治风痺的“四肢不收，心中恍惚，不知人，不能言”先用作用平和的“竹沥汤”（竹沥、生姜汁、生葛汁），“上三味相和温暖，分三服，平旦日晡夜各一服，服讫觉四体有异似好，次进后方”，主药有麻黄、桂枝、石膏、人参、附子、羚羊角等，药力峻猛，服法更明示：“间五日更服一剂，频与三剂，渐觉少损仍进后方”，药为竹沥、羚羊角、麻黄、桂枝等，“此方神良，频进三剂，若手足冷者加生姜五两、白术二两，若未除者，更进后方”，主药为麻黄、桂枝、附子、羚羊角、竹沥、石膏。这是一篇完整的医案，后三方麻黄桂枝贯穿其中，可见其在治疗病情沉重、症候复杂的中风中的作用是有突出

意义的。我在临床上治疗中风及中风后遗症，常在辨证的基础上加入疏风通络的麻黄、桂枝、羌活、独活、防风等药，较单纯应用“补阳还五汤”之类药疗效倍增。

2 善治风毒脚气

因异地迁移，或坐卧湿地，或久行入水等，感受风寒湿毒而致下肢软弱，肿或不肿，或疼痛不仁，或胸闷心悸，或神昏妄言等症候群的疾病为风毒脚气。此病重症，若失治或误治可出现“急者死不旋踵，宽者数日必死”。“凡脚气之疾，皆由气实而死，……故治脚气之人，皆不得大补”，此为治疗风毒脚气之大法。疏风散寒，通络祛湿，贯穿于各法之中。如三首竹沥汤，“第一竹沥汤”治两脚痹弱的脚气轻症，用麻黄、桂枝配竹沥、附子、干姜；“第二竹沥汤”为风毒脚气之重症，“治卒中风、口噤不能言，四肢缓纵……”，用麻黄、桂枝伍竹沥、人参、白术、石膏、乌头等；“第三竹沥汤”，“治风毒入人五内，四肢不举，皮肉不仁，口噤不能言”，仍用麻黄、桂枝加入心、肝、脾、肺、肾经的竹沥、防风、人参、黄芩、附子以祛五脏之邪，补脏器之虚。再如“疗脚气毒冲心变成水，身体遍肿，闷绝欲死者”用“大犀角汤”，“若服汤竟不下，气急不定，仍服后犀角麻黄汤”。大犀角汤虽有犀角、桂枝等药，但服药疗效不佳时，用犀角麻黄汤，用麻黄、桂枝、犀角、羚羊角等峻猛药，这也昭示麻黄桂枝合用，发散肌肤水气，通行经脉气血的突出意义。风

毒脚气虽多为实症，但也有兼正虚的，如“连毒汤”治脚弱风热，上入心腹，烦闷欲绝，就用麻黄桂枝配黄芪、人参、生地、白芍、大枣补养气血。对于病久症状较轻的脚气采用散剂、酒剂调服，如“内补石斛秦艽散”等。风毒脚气一病相当于现代医学的下肢湿疹、丹毒、类丹毒、静脉炎、丝虫病、心功能不全、肝硬化腹水和肾病综合征等。临床上若能结合孙师的辨证用药方法，疗效甚捷。2001 年曾治疗一张姓患者，左下肢高度肿胀疼痛，行走困难，经省级医院检查诊断为“左股部血栓性深静脉炎”，西药疗效不佳，遂选用“风毒脚气”篇的“风引汤”加减，药用麻黄 10 克、桂枝 10 克、石膏 50 克、独活 10 克、茯苓 15 克、吴茱萸 6 克、秦艽 10 克、细辛 6 克、红参 10 克、防风 10 克、川芎 10 克、防己 12 克、甘草 10 克、白术 10 克、杏仁 10 克、附片（先煎）6 克、川牛膝 30 克、丹参 30 克。水煎服，日 1 剂，治疗 1 周而愈。

3 温通血脉

麻黄桂枝合用，辛散寒湿，更有鼓舞阳气、温运气血、通络止痛之功。如“治吐血胸中塞痛方”，用麻黄桂枝伍干姜、水蛭、虻虫温通胸阳，破血通络止痛。“治伤寒六七日，其人大下后脉沉迟，手足厥逆，咽喉不利，唾脓血，泄利不止，为难治，麻黄升麻汤方”。此为《伤寒论》中的“少阴证”兼上焦热毒，孙师用麻黄、桂枝、干姜温阳通脉，黄芩、石膏、麦冬、

知母、升麻清热利咽祛脓血。这种治法非具有高深的理论及丰富的临床经验的名师大家不敢冒然使用。此外，久风虚冷，心气不足，或时惊怖的“紫石酒方”，用麻黄、桂枝、紫石英、茯苓、远志温通心脉，镇惊安神；“荆沥汤”治阴风伤寒损心，惊悸悸语，用麻黄桂枝伍荆沥、羌活、防风、人参等，意在温散心脉之阴风，使气血畅行，诸症自失。治筋实极，两脚下满，满而疼不得远行，脚心如割的“丹参煮散方”；治偏风，积年不瘥，手足枯细，精神不定的“甘草汤”等，都用了麻黄桂枝，这说明其温通血脉确有显著效。

4 透散内热

孙师治“内热”，不管是否有表证，均用麻黄桂枝，突破《伤寒杂病论》的“有表证”范畴，如著名的“葛根龙胆汤”治“伤寒三、四日不瘥，身体烦毒而热”，药用麻黄、桂枝、葛根、龙胆草、大青叶、石膏、黄芩、甘草、芍药、玉竹、生姜。此方我用了近二十年，治疗上呼吸道感染及不明原因高热病人 100 多例，不管是否兼表证，均可应用，每获奇效，一般 1~3 剂即可退热，且无回升之虞。临床根据热势高低、年龄大小、体质强弱决定石膏及其它药物的用量，麻黄桂枝开启腠理，疏达皮毛，宣泄内热。又如“治心热满、烦闷惊恐，安心煮散方”，此乃邪热入内扰心，用麻黄、桂枝、石膏、麦冬、玉竹、黄芩、知母、远志、茯苓清热养心安神透热。再如“治肉热极，肌痹淫淫，如鼠走身

上,津液脱,腠理开,汗大泄,为脾风,麻黄止汗通肉解风痹汤”,药用麻黄、枳实、细辛、白术、防己、防风各三两,生姜、附子各四两,甘草、桂枝各二两,石膏八两。可见麻黄桂枝只要配伍运用得当,尚有去热止汗作用。孙师不仅实热用麻黄桂枝,虚热也用。如“治肉极虚热,肌痹淫淫如鼠走身上,津液开泄,或痹不仁,四肢急痛西州续命汤方”。用麻黄、桂枝伍石膏、当归、白芍、黄芩、防风等滋阴养血清热,疏风通络止疼。此即“阴虚则从阳引阴”,“善治精者,先治肌肤筋脉”的具体运用。总之,孙师用麻黄桂枝治内热是随证变通,灵活掌握,巧妙配伍,不胶柱鼓瑟,其超人的胆识和独特的经验可见一斑。

5 宣通肺道

风寒痰浊闭阻气道,或风寒外束,肺之宣降失常,而咳嗽频作,或喉中痰鸣,喘息有声,短气不得

卧,麻黄桂枝宣通肺气,疏散皮毛,临床十分常用。如“治肺气不足,咳喘上气,牵绳而坐”的“补肺汤”,药用麻黄、桂枝、细辛、干姜、人参、射干、苏子、桑白皮、半夏等。“治上气咽喉窒塞,短气不得卧……”的“贝母汤”,用麻黄、桂枝、贝母、石膏、半夏、生姜、甘草,此乃寒温并用之法,治临床无明显寒热表现的哮喘证,取其去性存用之意。“治肺与大肠具实,令人气凭满煮散方”,药用:茯苓、麻黄、黄芪、桂枝、大青叶、细辛、杏仁、石膏、丹参、五味子、甘草、贝母、桔皮、川芎、枳实,此方气血兼顾,寒温并进,升降结合,收散相济,实为不可多得的妙方,比《伤寒论》的“大、小青龙汤”更灵活多变和实用。

6 可治癫狂

孙师根据《内经》“正邪从外

袭内,而未有定舍,及淫于脏,不得定处,与营卫俱行,而与魂魄飞扬,使人不得安卧……”的经旨,善用麻黄、桂枝治疗“癫狂,不知人,狂言,舌肿出”。方用麻黄、桂枝、人参、防风、附子、石膏等,益气通络,清热开窍安神。“治百二十种风癫痫惊狂,及发即吐沫不识人者,四月五月宜服煮散方。”用麻黄、桂枝亦不外乎通脑窍,醒神明。此外,“治男子妇人风虚湿冷,邪气入脏,狂言妄语,精神错乱……”的“排风汤”;“治五脏六腑血气少,亡魂失魄,五脏觉不安,忽忽喜悲,心中善恐怖,如有鬼物……”的“十黄散”,均用麻黄桂枝。以后的医书几无此用法,近代亦未见有类似的报道,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探讨。

大师运用麻黄桂枝这一对药,可谓独具匠心,惟妙惟肖,深识其真谛,限于陋识,难以尽疏,疵谬之处,敬请斧正。

(上接第18页)

中所曰:“心在窍为舌,肾在窍为耳,可见舌本属心,耳则兼乎心肾也”。《证治准绳·耳》亦有曰:“耳者,肾之窍,足少阴经之所主,然心亦寄窍于耳。……因此,耳属二脏之窍也,是诸经禀其阴阳、五行、精明者,皆上入之,所以,宫、商、角、徵、羽之五音,从斯辨矣”。而心肾和耳窍之间的关系,本人认为以“肾主耳,心开窍于耳”的方式加以表达较为

适当。即将心肾与五官九窍的关系表述为“心主舌,开窍于耳;肾主耳,开窍于二阴”。这种表述既符合五脏配九窍的关系,又符合耳病的临床用药规律,如补耳聪耳药多为入肾经之品,耳聋耳鸣虚证多用补肾之药补之;开窍聪耳药多为入心经之药,耳聋多用芳香开窍之品开之,耳鸣多用安神之药安之等等。

7 结语

心与耳窍无论在生理病理、临床发病等方面均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通过文献复习,结合心与耳之间的生理病理联系、临床用药规律与实践,就心与耳窍的关系做了深入的剖析,并提出了“心主舌,开窍于耳;肾主耳,开窍于二阴”的心肾与五官九窍的主、开窍的观点,是否恰当,祈望同仁指教。